

# 杨绛的魅力



“我穿了‘隐身衣’，别人看不见我，我却看得见别人，我甘心当个‘零’，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，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。这样，我可以追求自由，张扬个性。所以我说，舍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。舍忍是为了自由，要求自由得要学会舍忍”

钱锺书先生离世后，我的老伴去看望杨绛先生，一进门还没说话，只见杨先生孤身一人，老伴就抑制不住抽泣，后来干脆放声大哭起来。杨先生拉着她的手，让她坐到沙发上说：“你比钱瑗小四岁吧？傻孩子，我都挺过来了，你还这样哀伤？你不懂呀，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锺书前面，你想想，钱瑗、锺书受得了吗？所以，这并不是坏事，你往深处想想，让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，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”

老伴回来向我传述以后，我说：“瞧你这点出息，让你去安慰老太太，反倒成了被安慰者。”说这话时，杨绛先生88岁，到2010年春天，杨绛又在人世顽强地生活了12年。时间是最严酷的史官，这12年，杨绛纤弱的身体承担了人们无法想象的沉重和痛苦，她做了多少超负荷的工作。直到接近百岁前夕，她的脑子还在坚韧地思索，她的笔还在顽强耕耘……2010年元旦之后，她写的《俭为共德》（见3月10日“笔会”），证明了她还在为社会风气的奢靡而担忧。还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杨绛说过：“灾祸孕育智慧，苦难磨练人品。”果不其然，现在杨先生年龄越大，体质越弱，却越是彰显出了她的人格魅力。

中国人计算年寿的习俗，“庆九不庆十”；杨绛是1911年7月17日诞生的，进入2010年夏季，她就是一位跨进百岁的老人了。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，这位百岁学

者的人格风范，是否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：高尚作事，低调作人，毕生自强，终究自律。

当电视剧《围城》（原着在1946年12月《文艺复兴》连载，次年一月成书出版）热播时，钱锺书好像成了“文坛新秀”，几乎要被媒体包围，不速之客简直挤破了门。钱先生避之唯恐不及，曾对我引用民间格言说：“要想好，大作小！”他的诗中还有一句：“落索身名免谤增”。杨先生当时则更卑微地自比：“我成了一条挡驾的看家狗。”这就叫做低调。至于他们所作高尚的事，实在太多，我这小文，无法容纳，恕不一一。

咱们还是说钱先生辞世后的近事吧。

头一件大事，是出了十三册《钱锺书集》（三联版）；第二件是出版了五册《宋诗纪事补订》（同上）；第三件是《钱锺书手稿集》（商务版）影印出书；第四件是《我们的钱瑗》（三联版）成书。杨绛说：“他们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锺书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，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”她的责任太多、太重、太复杂了。四麻袋手稿和读书笔记，收藏的文物，全家的东西，都得要她亲手处置。可是这时的杨绛早已身心交瘁，连走路都要扶着墙壁。她要让自己伤痛的心静下来，要喘一口气，寻找一个使精神得以安宁的港湾。从中

外贤哲的书中，她终于选中了柏拉图的《斐多篇》，决定通过翻译这本书来忘掉自己。笔者曾写过一篇读后记《天鹅之歌》（载《文汇报》）。此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，第一版印了一万册，很快售罄；港台两地也相继出了繁体字本。我收到她的赠书是2000年7月，原先我的担心，立刻释然了。杨绛没有被大灾大难击倒！90岁的老人又硬硬朗朗地站起来了！

这时她开始了“打扫现场”，她把钱锺书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所写的中外文笔记进行了分类处理。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《钱锺书手稿集》（三大本精装，这只是中文部分），是由商务印书馆斥资三百万元，以高科技手段影印出版的。之所以取名《容安馆札记》，乃是源于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语：“审容膝之易安”（审，诚知；容膝，仅能容纳双膝，描述所处地之狭小也）。这些笔记，随着钱锺书一生颠沛流离，伤痕累累，但毕竟可以让人从中看到钱锺书怎样变成一代巨匠的踪迹吧。同时，也能欣赏到那些劲秀有致的行书小楷，这也是对特殊遗产的艺术享受。

钱、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。奖学金给谁呢？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！叫什么名儿呢？绝不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，就叫“好读书奖学金”（与钱先生任“中央图书馆”英文总编时主编的馆刊同名）。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，与清华签订了《信托协议书》。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；到了2008年8月，本息已经升值为630万元。到了2010年春，已是800万元出头了。钱杨二老一生俭朴，但据我所知，在各个特殊时期，受到他们资助的中青年学子，不可数计。钱先生生前曾对我自嘲说：“我生来就是寒士骨相。”这话与今天的人民币八百万捐献相比，真有霄壤之别啊。

获得“好读书奖学金”的贫困青年，不断给杨先生写信致谢。他们当中有许多是钱、杨作品的忠实读者。这些获奖的青年看到杨先生家居陈设简朴没有装修，无不为之动容。这个小区的某邻居也说：“这老太太太傻，好几百万能买多大的一座别墅啊！”杨先生说：“人的追求境界和想法，有没有‘形而上’，总是不一样

的。”钱、杨二老一生朴素，也证明了《俭为共德》的言行一致，从我做起。杨先生借此归结到她到清华校训独到的理解，她说：“‘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’，我理解‘自强不息’是我们从自身做起，努力学习，求知识，学本领，永远上进。‘厚德载物’是一个道德标志。我们努力求知、学本领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敢于担当时代重任，那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？”“自强不息”是“起”，起点的起；“厚德载物”是“止”，“止于至善”的止。这八个大字也是我对“好读书奖学金”获奖同学们的希望。”笔者敢问：在两个世纪的经历中，有谁见过钱、杨二老懈怠奢靡，自我膨胀吗？他们毕生自强，终究自律，愚以为，这才是他们人格魅力的奥秘所在。

杨绛晚年所写的《我们仨》《怀念陈衡哲》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以及吴学昭写的《听杨绛谈往事》，还有《我们的钱瑗》，不仅有很高的文学品位，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这里，我还想讲一点钱瑗人性美的往事，从而折射出她母亲的人格魅力。杨绛在《我们的钱瑗》序中说：“文革期间钱瑗的学生张君仁强，忽从香港来，慨然向母校（北京师范大学）捐赠百万元，设立‘钱瑗教育基金’，奖励并培养优秀教师。”张君仁强为何向母校捐赠这笔巨款呢？请听张先生的回忆：

我在1972年面临毕业分配的抉择，我不可能被分配到福建和太太一起，这将会面临长期两地分居。我大胆提出申请出境，这在当时很容易上纲为叛国罪。我告诉了钱瑗（凭直觉，我觉得钱老师善良），当时我急需200元，我悄悄向钱瑗借（钱瑗回家立即与母亲郑重商议这一带政治性的借款事）。翌日，钱瑗如数把钱交给我，不问缘由，默默无言。从她的眼神，我看到了忧虑（她的月工资才62元，同时她深知其中的风险，当然更为我能否走成担心）。不久，我的申请得到了政府批准。我拿出通行证给钱瑗看，并把钱还给她，她笑了，从她笑容里送出的是一串串祝福。

1990年，她担任访问学者，从英国回北京时途经香港。我们几位同窗约她见面。十多年了，师生们又重逢，有人很惊讶，

怎么这么些中年男子竟是这位年轻女士的学生？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永远挂着亲切的笑容。她依旧是钱瑗，我们心中的天使。在八月中旬，我和我太太，到三里河拜会钱瑗的妈妈杨绛先生。那时94岁的杨绛清秀洁白，思想敏捷，一派学者风范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我握着她老人家的手，她那使人感到亲切的脸孔，两眼闪烁着泪花。我的泪水涌出双眼，久久不能言语。她老人家说：“七年！”钱瑗在1997年去世，至今整整七年了。或许是上天的意旨，中国人的风俗七年忌辰吧。七年的今天，在北师大成立了“钱瑗教育基金”。杨绛说，钱锺书先生有知，也会感激的。我说寸草之心难以报尽春晖，钱瑗是我们最怀念的老师。

据笔者所知，现在这一教育基金更名为“尊师基金”，我想，或许是出于杨绛先生一贯的低调吧。

钱瑗走时，北师大外语系师生们恳求杨先生留下部分钱瑗的骨灰。她们把她埋在陈垣校长铜像侧的一棵雪松下。外语系师生每年清明节可以去拜祭这棵雪松，表示他们对钱瑗的怀念。张仁强说：“回港之前，我们到钱瑗雪松拜祭。天亦有情，细雨蒙蒙，雨水吹拂到我们脸上，泪水交加，我们决定在这棵雪松前立一块碑：尊师重教。让钱瑗这棵雪松，永远屹立在人们的心中。”后来，杨绛曾经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我一生的杰作就是钱瑗！”

在此，我想向敬仰杨绛人格的青年朋友提一点忠告：如果您真正爱护杨老，最好的景慕就是不干扰。至于出自各种动机向杨绛发难，挑起莫名其妙争斗的人，她早就借翻译德德的诗，写下了她的无声的心语：

我和谁都不争、  
和谁争我都不屑；  
我爱大自然，  
其次就是艺术；  
我双手烤着生命  
之火取暖；  
火萎了，我也准备  
走了

# 离世20年，王小波的经历依然传奇

说到著名作家王小波，可能有人会说“哦，他很有名”，“他是著名学者李银河的丈夫”，“他写过‘时代三部曲’”……但可能没那么多人知道，在45年的人生中，他拥有过更加丰富传奇的经历：当过工人、民办教师；曾是名牌大学讲师，却辞职当了自由撰稿人；生前稍显寂寞，去世后出现了“王小波热”，直至今日。

1952年，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很普通的家庭。他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，在男孩中排行老二。小时候的王小波，并没有什么“天赋异禀”的事迹可谈，也没有人会觉得，他长大后能出名，只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一篇作文被当成范文广播，那位语文老师，大概可算作他写作路上

的第一个伯乐。

插队、下乡、当民办老师……怎么看，王小波的这些经历都跟“作家”两个字没太大关系，事实上，他二十多岁时还在一家半导体厂做工人。转机出现在1978年，26岁的王小波参加高考，考取中国人民大学；32岁时，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，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。1988年学成归国后，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。最后辞了职，当了一名自由撰稿人。在此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王小波“时代三部曲”相继出版。当然，他编程也很厉害——他先后学了Fortran、汇编语言和C语言，据说后来王小波写文章使用的软件都是自己所写。

在生前，王小波本人以及他的作品并不那么知名。有人觉得，这是因为他笔下特有的黑色幽默与当时的文学圈有些格格不入：例如，他可以在《红拂夜奔》中塑造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所有人物没了历史上的面貌：李靖考不上官，以发明东西为生，结果他发明出了开根号机；红拂女私奔只是因为好玩……在他的文学世界里，常常会有各种荒诞描写，这也是其作品充满争议的原因之一。

不过，这些当时读起来奇奇怪怪的文章给王小波带来了美好的爱情。他有一篇小说叫做《绿毛水怪》，写在一个挺大的练习簿上。随着大家的争相传阅，这篇小说越传越远，直到牵出一段姻缘——1977年，25岁的王小波遇见了在

《光明日报》做编辑的李银河，开始了他的情书轰炸。

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王小波“撩妹”的金句很多。比如，他会把情书写在五线谱上寄给李银河：“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？五线谱是偶然来的，你也是偶然来的。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。但愿我和你，是一支唱不完的歌。”

当时，那段爱情好像有些“门不当户不对”：一个是工人，一个却是读过名牌大学的报社编辑。但毫不掩饰的爱慕，真诚的表达，比那些肉麻的海誓山盟更动人。求学、写作……王小波与李银河相伴走过了二十年光阴。他给妻子讲着《欣赏经典》的腹稿，慢慢规划着下一步要完成的作品。

很可惜，他的计划没能全部完成。1997年4月11日，王小波心脏病发作，在北京郊区的一间小屋里去世。据说，被人发现的时候，王小波头抵着墙壁，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，地上还有墙灰——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，才孤独离去的。那一年，王小波45岁，还处在写文章的大好年华；那一天，距离他的生日，只有月余。

斯人已去20年，今天在怀念他的时候，有人感叹天才的过早陨落，也有人称奇他与李银河的真挚感情。在稍显短暂的人生内，直率、质朴的王小波给关注者留下了数不尽的话题，正如这句话所说：“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”